

诗侣莎魂

我的父母

朱生豪、宋清如

朱尚刚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诗侣莎魂

——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

朱尚刚 著

 商务印书馆
WILEY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朱尚刚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 - 7 - 100 - 11380 - 9

I. ①诗… II. ①朱… III. ①朱生豪(1912 ~
1944)一生平事迹②宋清如(1911 ~ 1997)一生平事
迹 IV. ①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700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诗侣莎魂

——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

朱尚刚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1380 - 9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710 × 1000 1/16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7 1/2 插页 8

定价：80.00 元

目 录

楔 子

第一章 | 西南湖边的少年

- 一、家道日落 3
- 二、得来不易的男孩 6
- 三、可爱的童年乐园 8
- 四、在大姑妈家 12
- 五、失去母亲 14
- 六、秀州钟声 16
- 七、新的高度 20
- 八、家庭小报 26
- 九、来之不易的升学机会 28

第二章 | 跨出家门的女孩

- 一、栏杆桥 日晖坝 30
- 二、文静好学的“二小姐” 32

- 三、短暂的洋学堂生活 34
- 四、慧灵女校的寄宿生 37
- 五、不要嫁妆要读书 39
- 六、三道大门里的天地 41
- 七、受益于良师 43
- 八、难忘的南京请愿行动 45
- 九、遥望之江 47

第三章 | 弦歌塔影秦望山

- 一、“门对江潮 山横塔影”的之江大学 48
- 二、“渊默如处子”的之江才子 53
- 三、年轻的“现代派”女诗人 58
- 四、积极的社团生活 67
- 五、之江诗社 72
- 六、《中国的小品文》等三篇论文 80
- 七、一笑低头意已倾 82
- 八、别之江 90
- 九、萋萋芳草 94

第四章 | 世界书局

- 一、两地书 107
- 二、平凉路上的亭子间 109

- 三、刻骨相思始自伤 116
- 四、人间暂聚易参商 127
- 五、孤独、寂寞和彷徨 132
- 六、梦境中的现实 137
- 七、进入莎士比亚的世界 141
- 八、从《暴风雨》到《第十二夜》 147
- 九、母亲开始教学生涯 156
- 十、在战争的阴影下 162

第五章 | 狂涛卷尽华年

- 一、流离颠沛的日子 167
- 二、屈原是、陶潜否 170
- 三、发表在《青年周报》上的作品 179
- 四、一声流亡曲，满座泪沾衿 183
- 五、《中美日报》 191
- 六、“小言”——与法西斯战斗的投枪和匕首 197
- 七、“孤岛”的沦陷 210
- 八、春天里幻灭的悲哀 212
- 九、十年苦恋终成眷属 215
- 十、赴川计划搁浅 218
- 十一、在常熟 221

第六章 | 父亲的最后岁月

- 一、艰难的日子 225
- 二、“一同在雨声里做梦” 228
- 三、我的出生 233
- 四、埋头伏案、握管不辍 235
- 五、最后的日子 240

第七章 | 等待天明的日子

- 一、凄风苦雨 245
- 二、永恒的呼唤 248
- 三、为歌颂光明的云雀们祝福 255
- 四、让亡灵安息 263
- 五、世界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问世 267
- 六、“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成就 276

第八章 | 迎着共和国的曙光

- 一、在杭高 281
- 二、我有了妹妹 287
- 三、创业临天桥 290
- 四、跨虹桥下 294
- 五、《莎士比亚戏剧集》的再次出版 297
- 六、“要把他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 306

第九章 | 走出炼狱

一、母亲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314

二、我进了大学 319

三、风云突变 322

四、在“劳改队” 326

五、我也成了“小牛” 328

六、母亲“解放”了 332

七、之江出生 334

八、母亲在和田 338

九、迢迢回归路 342

十、莎士比亚的“复出” 345

第十章 | 一抹淡淡的晚霞

一、叶落归根 350

二、追寻父亲的踪迹 355

三、海峡彼岸的知音 362

四、超越时空的交流 366

五、《朱生豪传》问世 372

六、珍贵的晚年知交 380

七、捐赠手稿 386

八、八十高龄的“飞天奖” 389

九、残简情证 395

十、亲 情 402

十一、无价的精神美食 407

十二、走入永恒 415

尾 声

后 记

楔子

万里长江，带着青藏高原的苍劲，挟着巴山蜀水的剽悍，吸纳着江汉大地的灵秀，滚滚东流入海。它千万年来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它汇入大海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把从远方带来的精华留在身后，造就了一个肥沃美丽的三角洲。

就在三角洲南侧的杭嘉湖平原上，有一个名叫泰石的不起眼的小村子，这里建有一座在周边地区颇为人知的泰石公墓。公墓离从上海经过嘉兴往杭州去的国道约三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又恰好避开了城市的喧嚣和国道线上的繁杂。周围的大片桑园稻田、河汊鱼塘呈现出一片已经维持了千百年，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日益显得珍贵的田园风光。这一带的百姓们多愿意将他们逝去的先人送到这里来安息，来享受这一片宁静。

1998年4月，公墓里出现了一座与众不同的新墓。它坐落在墓园大门不远处假山的西侧，整个墓用紫红色花岗岩砌成，虽然不像里面另外一些“大制作”的坟墓那样高大和气派，却显得格外庄重肃穆。这就是我父母亲朱生豪、宋清如长久安息的地方。

横卧的墓碑上刻写的碑文也同样与众不同，上面写着父亲1943年春天给母亲的信中所表述的心愿：“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境界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那是父亲在婚后因为耐不住和母亲二十多天的暂时分别而发自内心的愿望。父亲和母亲由诗而相识、相知，又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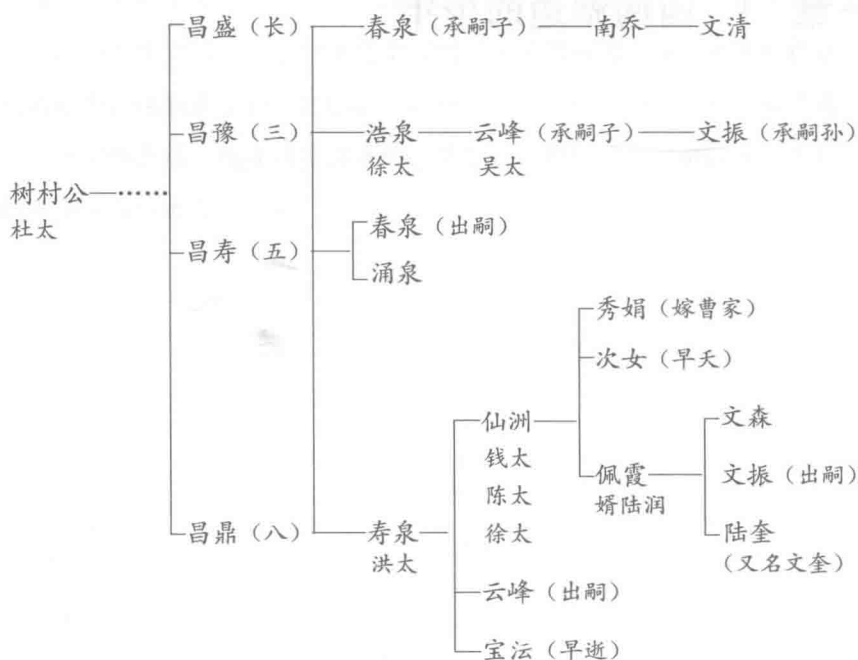
走进了莎士比亚的世界，为中国的翻译界进行着一项艰巨而有特殊意义的工程。但是谁能想到，他们共同生活才两年多，父亲就因为贫穷和疾病而永远离去了，而且这一分手就是五十三年。父亲的未竟事业和不尽的哀思伴随母亲走完了她那漫长曲折的人生之路，如今母亲终于回到了父亲的身边。绿草和青松将这一对诗侣拥入怀中，抚慰着他们受伤的心灵，呵护着他们在雨声中安眠，补偿着他们被过早剥夺了的幸福。现在我要讲述的，就是这一对曾经艰难地跋涉于文化之旅的我的双亲的真实故事。

第一章 | 西南湖边的少年

一、家道日落

朱家的祖上，可能是因为缺乏显赫而值得标榜的人物吧，所以记载谱系的材料少而又少，所能查证的情况，也就非常有限了。

在朱家有一张上代留传下来的写在红纸上的《立嗣议约》，这是父亲的叔祖母吴太于1925年邀集亲族议决出嗣的签约文件。根据该文件上记载，朱氏谱系为：



据文振叔回忆，在过去多次丧事中，常请僧众或道士做法事或道场，超度亡灵，此时在所奉祀之列祖列宗的黄纸疏表中，多次以树村公为“高高始祖”（远高于高祖），但其后并无“昌”字辈一代而有“山”字辈一代，如琢山、馨山、钜山等，均列在春泉、寿泉等曾祖辈之前而居于高祖辈。树村公与“山”字辈高祖之间则空白缺位，故认为对上述《立嗣议约》中前两代的准确性应有存疑。

从以上情况看来，以树村公为本支族始祖已属历代公认，但其人其事，概无流传，已完全无法考证。树村公与寿泉公究竟相隔几代，“昌”字辈及“山”字辈究竟处于什么位置，也许都只能作为永久的疑问了。而朱家的历史能够有具体记载的，大概只能从寿泉公开始。

我的高祖朱寿泉，约生于1822年，原住在嘉兴城内南门大街某段，经营商

业，一度颇具规模。太平天国军队攻占嘉兴期间（约在1860年），住房被烧毁。后来就在南门外东米棚下购地另建住宅。东至槐树头，西至东米棚下市河边，占地约一亩七分（一说为一亩九分）。此时朱家家境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所以造的主楼结构偏小，出檐颇低，影响了房屋的实用性和光照。园中部原来拟建一个大型厅堂，也因财力不足，结果只造了一间小型栈房。倒是临槐树头的三间楼房，靠仙洲公妻子钱太以其私蓄贴补了一些，造得比较像样。新宅西面临街四间楼房作为店面，独资开设裕盛商号，经营油麻铁锅粗瓷，等等，属徽帮。但风云不测，可能店号遭受损害挫折，人们多疑为店内亲信人员作怪，寿泉公竟吞食生鸦片自尽（约在1868年）。作为“善后”安顿，店号改为十股合资，店名改为“聚和”，朱家只占其中三股（长房仙洲公占两股，二房云峰公得一股）。由于朱家无人善于经营，更无法与店内实际操持经营的人员“斗法”，每年只凭主事者分给“官息”。

洪祖母洪太（寿泉公妻）精明能干，在家族隆盛时期襄理家务，出力不小。寿泉公亡故后，一应家事，乃至参与商务，概由洪太承担，勉力维持一家局面。洪太寡居约四十年，享寿八十有四。

洪太生有三子一女，我曾祖父仙洲公居长，次为云峰公，议定出嗣老三房浩泉公后，但不幸婚后仅二十二岁就早逝了。妻吴氏无子女，守寡近六十年，后由文振叔承嗣为孙。洪太幼女适顾氏，幼子宝沅公早夭。

曾祖父仙洲公，原名宝濂。幼年虽值太平军战祸，但当时其父经营商业，家境小康，得以专心学业，攻读经史诗文，以期家风渐转书香，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得中秀才，但当时在地方上颇有文名。

仙洲公既已一心走读书科举之路，实际上也就再无心经营商业了，加上那段时间家中事故频频，使他既难以专心翰墨，对祖传店号的经营更是一无成就，一任同伙之人玩弄手段，中饱私囊。

仙洲公虽然先后娶了钱氏、陈氏、徐氏三位妻子，却未得男丁，所以仙洲公以后较长一段时期中，凡家庭大事均以“堂名”作为对外的代表，称“朱巽顺堂”。家中无男丁在当时的封建宗法制度下也给朱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仙洲

公去世（时年不到五十岁）后不久，就有与仙洲公同辈的本家支族长发难，认为仙洲公身后既无男子承继父业，就应由本支族中决定承嗣人选，以继承仙洲公家业，以后又有其子或侄辈反复提出强硬争议，最终夺走了东米棚下和槐树头临街的部分房产。后来还挑起过多次争议，直到1925年以后方始平息。

由于仙洲公身后无男丁，且朱家其他各支男丁也不多，所以由洪太做主，由待字闺中的仙洲公幼女朱佩霞招赘西塘陆润为婿，以继承家业。这就是我的祖父母了。

我的祖母朱佩霞（1888—1922）幼年丧父，从小禀赋聪颖，尤为其祖母洪太喜爱，故决定由她择婿入赘，支撑门户。当时其母徐氏亦已亡故，家中事务仍由洪太主持，至于商店事务，则悉凭经办人员操纵。

我的祖父陆润（1886—1924），字朗轩，嘉善西塘人。青年时曾在嘉兴永鑫布店当学徒，有兄弟各一人。婚后因不谙朱家祖传经营之油瓷店业务，且店为人操纵无从插手，乃和祖母商量后，将所留私蓄，主要是洪太分拨遗赠之财物，在丝行街开设小布店。但因其秉性忠厚，不善经营，且乏得力助手，故小布店仍连年亏损。后又和他人集资办小型摇袜厂（工场），亦很快陷入困境。所投入的资金，以及聚和油瓷店原属仙洲公名下之两股资产亦先后抽用亏耗殆尽。至此可谓家道中落，再难恢复祖辈的殷实门庭了。

二、得来不易的男孩

父亲出生于1912年2月2日，正是冰天雪地的严寒日子。父亲一落地就冻僵了，亏得他早寡的大姑妈朱秀娟来家协助照料。她急忙解开前襟，让孩子贴着温暖的胸怀，父亲才逐渐苏醒过来。

当时正值辛亥革命之后，阴历还没有过年，而算阳历，则已是民国的元年了。江浙沪一带，既是当年西方列强入侵，较早开放通商口岸并接受西方文化的

地区，也是革命党人进行民主革命运动的活跃地带。这一切，在嘉兴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也对父亲后来的成长和生活道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对当时的朱家来说，关注的焦点却是能不能得一个继承香火的男孩。

朱家的前几代人中男丁较少，这就给处在旧传统观念下的家人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高祖寿泉公倒是生了三个儿子，除三子宝沄早夭外，次子云峰公出嗣给了没有男丁的老三房浩泉公为嗣子，可惜也未及传代而去世，剩下我曾祖父仙洲公又只生了三个女儿，虽然招了陆润为赘婿，还是未能得到所有族中人的认可。在仙洲公去世后不久就发生了对家产承嗣权的争议。家中一应女流难以应付，硬是给弄走了一部分房产，直到此后十多年，争夺之声犹未偃息。这时洪太已经作古，主持家政的二婆婆（即吴太，云峰妻）及陆润夫妇都眼巴巴地希望能得一男丁。我父亲的出生自然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喜悦与希望，也使全家人过了一个喜气洋洋的新年。

据说父亲出生时请人算过命，说他生辰八字中五行缺木，且有文昌星坐命，因此取名文森。此外，按朱家取名排辈为“风树山泉宝文燮耀”，仙洲公名宝濂（仙洲为号），属“宝”字辈，到父亲这一代应为“燮”字辈，但因仙洲公无子，是否把“文”字辈顺延了也未可知，因为我的两位叔父文振、文奎也均以“文”字排名，而朱姓其他支族中和父亲同辈的却以“燮”字排名。到了我们这一代，就全不讲究这些了。至于父亲以后改名“森豪”，又改名“生豪”，则是他读书以后的事了。

接着，1914年和1915年，我的两位叔叔文振和文奎先后出生。按照洪太遗命，老二文振将出嗣给二房（承嗣老三房）云峰公为孙^①。由于西塘陆家其他兄弟都未有男性后代，又打算让三叔文奎将来回陆家继承香火，故又改名为朱陆奎。

朱家连得三子，不但使自己家后继有人，而且还解决了老三房和陆家的承嗣问题，这确实使家人兴奋不已，但是朱家的家道却正在进一步走向衰败。

^① 云峰公为仙洲公的二弟，但已出嗣给族中老三房昌豫公之子浩泉公。

三、可爱的童年乐园

嘉兴是处在沪杭铁路中间的一座美丽而富庶的小城。城里河道密布，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城东南的南湖因为中共“一大”在这里闭幕，成了著名的革命纪念地。从南湖往西不远又有一处较开阔的水面，那就是西南湖了。有一条很小的市河从北面流入西南湖，即使是当地人，知道它的“官名”叫通济河的恐怕也不多。沿河两岸有两条约二百米长的小街，分别称作东米棚下和西米棚下。

东、西米棚下向北走到尽头，有一座跨市河的娼娼桥相通，桥北有一小段叫丝行街的商业街，算是嘉兴南门外最繁华的地段了。再往北穿过环城马路，就是南门大街和市心弄，可以一直走到嘉兴市的商业中心北门。

东米棚下的南端叫梓潼阁，有一个小小的轮船码头，从嘉兴到绍兴以及王店等小镇上去的客轮经过时多在这里稍作停留并上下客。此外，郊区各地的农民驾船来嘉兴运货、赶集、办事的也多从西南湖进入市河，然后沿东、西米棚下停泊登岸。因此这两条小街，特别是东米棚下虽然很不起眼，却人流量颇大，有着相当的商机。沿街开着不少店铺，特别是有多家米行，成为嘉兴的主要米市，还有不少杂货、小吃摊店，规模都不大。沿街搭有披棚，行人走在下面可免日晒雨淋，这也是“东米棚下”名称的由来吧！父亲的老家就在东米棚下的中段。

父亲自称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自己家里过的最初几个年头，这一来是因为他从小聪颖伶俐，又是家中好容易盼得的男性继承人，故深得祖母和家人的喜爱。另外，虽然家中经营的店号已经潦倒不堪，但祖传的房舍环境还是比较好的，不像现代那种“鸽子笼”式的住房只能把小孩子关在里面憋得发慌。

由于家处小城的边缘，充满了水乡风情，门外有各种各样的热闹可看，又没有在闹市中因车马太多而“少儿不宜”之虞。院里面还有较为宽敞的庭院天井和各种